

这样一朵花，没有根，
开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里，
名为青春。



锦瑟 年华 谁与度

JINSE
NIANHUA
SHUI YU DU

麦小若 / 著

锦瑟年华，谁与你同度？

又是谁与你执手到老？

谨以本书纪念我们

不再青梅竹马的时光

青春是一趟旅行，

走走停停，来来去去，

是谁陪你到最后？

把爱不到的那个人放在心底，

伴随时光淡去痕迹。

这是残忍，还是慈悲？

封了十年的蜜糖，

已成砒霜。

014034484

I247.57
3317

锦瑟
年华
谁与度

JINSE
NIANHUA
SHUI YU DU

麦小若 / 著



I247.57
3317

APER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147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瑟年华谁与度 / 麦小若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6-4724-1

I. ①锦…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116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选题策划: 陈启辉

责任编辑: 姜婧婧

装帧设计: 绿 荷 闻 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 (0791) 88330978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阿饱、小艺和拿,这场故事有你们陪伴,青春正好,
诚如岁月所言。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心水是一家店

\ 001

尽管这么多年，没有适合生长的环境，种子早已不能发芽，和土壤融为了一体，可是被灌输了强大的意念的种子，就像是埋下的剧烈的毒药，方圆几里，寸草不生。

第二章

只是习惯

\ 021

到底是纵容还是妥协，苏言不信苏诚真的就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而苏诚永远都是一次又一次地最大限度地包容着她的一切无理取闹。也许，那只是一种习惯。

第三章

累了就藏起来

\ 043

这都是命啊，那些你永远都只能看见他们笑的人，心里的难过也比别人多。

第四章

回不到当初

\ 061

任是经年累月越锈越紧的锁，碰到好工匠用心养护，再用钥匙试着打开时，也会喀的一声，松动开来。只是不知道，被锁上的盒子再打开时，里面的东西是否早已被时间偷走，落得空欢喜一场。

第五章

一辈子一起去一次的地方

\ 081

没有人注意到窗外突然起风了，这个天气多变的城市，经常会有一场无端的暴雨，骤然降临，给所有路过的人迎面一盆冷水，泼他们个措手不及。

第六章

不可预料之事

107

可以感受到海水的冰凉，温柔却没有温度的手指，轻轻地掠过脚踝，被一股轻柔却坚定的力道带着，听见一声声召唤。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第七章

新的开始还是未知

133

也许上升星座是处女座的人，真的都是有感情洁癖的。不需要怜悯，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时光打磨过留下的心疼，甚至不需要责任。你不爱我，绝不强求。

第八章

睡着的刺猬

163

苏言就像是温岚歌里面唱的刺猬，这只小刺猬现在睡着了，还是很久以前那个还没长成的，软软的小家伙。而苏诚也知道，过了今晚，刺猬的刺就醒了。

第九章

梦一场

185

那是一块生了疮的烂肉，十年了，碰都不敢碰，而今天只用一把锋利的匕首，一点一点地，把它挖下来。封了十年的蜜糖，已成砒霜。

第十章

你才是我最大的梦想

219

在这个世界上，身边一直有人骂你，管着你，同时也真的是心疼你，惯着你。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苏言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庆幸生命里有南大和糖二，庆幸自己是苏三。

第一章

心水是一家店

尽管这么多年，没有适合生长的环境，种子早已不能发芽，和土壤融为了一体，可是被灌输了强大的意念的种子，就像是埋下的剧烈的毒药，方圆几里，寸草不生。



心水。

你学会的第一句粤语是“我中意你啊”，还是“这东西你安不安心水啊”？无论是“我喜欢你”还是“你喜不喜欢这东西”，用粤语念起来，似乎都多了份痴情，粤语天生适合讲情话，就像普通话天生适合用来主持《新闻联播》。

心水是一家店。

很多人第一次来，第一眼肯定是落在吧台上，身高差不多一米九，留着小平头，小麦肤色，夏天永远是白T恤牛仔裤，这男人给你的感觉是干净，带着北方广袤土地孕育出来的，踏实的干净，这是心水的老板。

都说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店。

所以心水或许不算精致，但一定足够特别，而且特别得让人舒服。

最吸引目光的，莫过于门厅和吧台之间隔着的好多玻璃盒子，大小不一，相同的是里面都放着一样东西，有颜色各异的碎布黏成的，有夸张的涂鸦，有雕塑，有剪纸，无论何种材质，都是相同的两个字——心水。每一个“心水”的右下角都标注着它们的出生日期、地点和创造者，看起来大概是店里的客人送给店主的礼物，也不乏舶来品。

这是一家光源很充足的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让人觉得很温暖。

大概因为不是周末，这个慵懒的下午，店里只有零星的几桌客人。

临窗的位置坐着一对情侣，女子一身浅咖色的休闲装，被她穿来，却少了几分休闲，透着几分职业。女子正往咖啡里加一块糖，低着头，表情似乎有



一刹那的犹豫：“小言，没什么事吧。”

对面的男人闻言笑了笑：“没事儿，跟我说昨晚吃了凉皮，今天闹肚子了。”眼角那一抹宠溺却怎样也化不开，“这傻丫头，自己胃不好，还总乱吃东西，从来不长记性。”

半个“苏诚，昨天妈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苏诚的语气很温柔，就像他刚才点单时随便问一句“想喝点什么”一样温柔：“过一阵子，我把这个项目做完。夏天，等不及做苏太太了？”

听见“苏太太”，夏天精致的妆容更生动了，嘴上回了句：“哪有……”却无论如何挡不住脸颊飞上的红晕。

店里正放着陈奕迅的《不如不见》，一如既往的粤语。
这似乎是一个深情的故事。

“四哥四哥！”门开了，手工的陶质风铃一阵悦耳，一个小姑娘几乎是冲到吧台，阿拉蕾的红色帽子，衬得那张娃娃脸更加卡通，格子衬衫，小马甲，垮裤，黄色帆布鞋。这个大号阿拉蕾冲着面前被她叫作四哥的男人扬手：“百香绿，冰的。”

“今天小音不在，爷不伺候你，自己进来调。”男人面无表情地应了句。
“什么嘛，小音哥哥不在，你就欺负我。”小姑娘不情不愿地掀开吧台旁边的扎染帘子，下一秒就凑到了电脑前。“哈！”阿拉蕾撞上了小平头的脑袋，“真是遍地桃花开啊，四哥我说你这QQ里真的有男人咩？”

聪明人都懂得什么叫见好就收，话音刚落，阿拉蕾就闪离了“犯罪现场”。只听见身后有一声咬牙切齿的“苏言，你混大了。”

“不过，四哥，”苏言用力晃着手上加了冰块的百香绿茶，“我那天看见我们学校你那朵桃花了，那叫一顾盼生姿，我见犹怜呀，啧啧……”

“啊，前两天我也见着苏诚和夏天了，听夏天说，他们快结婚了。”

苏言继续晃着手上的百香绿，专心致志得好像没听到一样。

“那啥，苏言，你再晃，味儿都晃跑了。”

“管得着吗?!”苏言恶狠狠地把摇酒器磕在桌子上,找了个杯子,“许浩你是不是在屋子里面待时间长了,再这么阴阳怪气下去小心小音他收了你做小!”

“开什么玩笑,爷就算跟了小音,那也是正房。”

正抱着一大杯百香绿大喝特喝的苏言被这句义正词严的反驳呛了个半死,看向许浩的眼神写满了“您狠,您厉害,您完胜”。

“真难为那些花儿对您一往情深了,跟这么一从来抓不住重点的主儿。”

“小言,你跟苏诚,这么多年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苏言语气坚定地打断了许浩的话,嘿嘿一笑,笑得许浩觉得后脊梁一阵寒意,“四哥,自从认识了你,人家心里就容不下别人了嘛。”

“滚。”

苏言躺在摇椅上,心水的门厅有一把摇椅,这是苏言威逼利诱拉着许浩去买的。许浩觉得这种老人家的心头宝和店里完全不搭,可是拗不过苏言:“四哥,你看店里就门厅这里又宽敞阳光又好,不放摇椅,浪费了嘛!”最后许浩只好搬了这个“苏言专用”的竹制摇椅回来,出入时选择对其视而不见。

入秋的阳光温度刚刚好,晒起来最舒服。苏言想着刚刚打断了许浩的话,这么多年了,可不是这么多年了,从初中开始,八九年了,抗战都结束了。

苏言还记得九年前第一次见苏诚的时候。

刚上初一,庆祝自己终于“长大”,一群小娃娃们在一个天高气爽的好日子里去首山踏青。

苏言像只猴子一样三蹿两蹿就甩开了大部队。俗话说三岁看老,长大后的苏言来到陌生的城市念书,不必说坐了N次的公交车还会坐错方向,单是找不到教室和在教学楼里迷路这事儿,已经让室友们无语到了极点。

于是,十三岁的苏言,在变身猴子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她迷路了。

苏言努力地辨认着方向试图原路返回,可是越走越迷糊,小路、岔路那



么多,她实在搞不清楚自己是从哪一条路上过来的。

苏诚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用苏言的话来说:“哥你那天就像天神一样。”

苏言仰头看向山上的时候被太阳晃得一阵眩晕,脚底打了个滑差点就要摔下去,她想伸手抓住旁边的树枝,却突然发现自己定住了。“难道地心失去了引力?”苏言立刻就感觉到这不是地心引力的问题,因为有一只温暖的手,扶住了她的肩膀。

“这小姑娘,这么不小心。”

“我迷路了……”

“……这山上一共就三条路。”苏诚看着苏言委屈到天下人负我的表情简直是哭笑不得。

“你看那些石头啊树啊长得都差不多的样子,让人怎么分得清嘛。”苏言振振有词。

“跟我走吧。”苏诚伸出手揉了揉苏言长草一样的小脑袋。

苏言觉得就是这句话,让她心里一阵踏实,便随之上路,而且这一随,就是好多年。

苏言和苏诚竟然是一个学校的。只不过一个在初中部读初一,一个在高中部读高三。仿佛错综复杂的纠缠最开始都是一瞬间的,一瞬间被小猫抓花了的毛线团,再也理不清楚了。

苏诚来到初一(五)班门口的时候,王老师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当年优秀的毕业生,从日常学习到生活再到一年后的高考仔细地嘱咐了一遍,慈爱的眼神绝不亚于看自己的亲儿子。

苏诚耐心地回答着老师的问题,然后说:“老师,我找下苏言。”
“苏言?”王老师好像想明白什么似的,“哦,苏诚,苏言是你妹妹吧?”不等苏诚回答,王老师就走进了教室,随后带出了看起来一头雾水的苏言。王老师看着面前这两个孩子,语重心长地说:“苏言,你要跟你哥多学习,有这么个好哥哥,可是个好榜样啊。”



真的是一瞬间的事，苏诚和苏言的兄妹关系在一中就这么被确立了。苏言的好朋友会在看见苏诚时目光崇拜地喊一声“苏诚哥”，苏诚的兄弟也会在看见苏言时停下来问问：“小言最近怎么样啊？功课跟得上不？”

没有人怀疑，自然也就没有人解释。

苏言和苏诚的隐形契约兄妹关系，似乎在苏言上了大学之后，就自动终止了。苏诚第一次来学校看苏言的时候，请苏言的室友们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三个小姑娘一起调笑着苏言，一副“老实交代这个被你藏匿已久的美男是谁”的神情。苏言皮笑肉不笑地嗔道：“吃饭也堵不上你们的嘴，都说了是我哥，我哥，我亲哥行了吧。”

“啊，亲哥啊，同父同母的亲哥吗？”一句话问得苏言和苏诚都哑口无言。

“苏言其实就是个小孩子脾气，惹着你们谁都别往心里去，在学校帮我好好看着她。”苏诚紧接着这一句话更是直接落井下石。

显然饭桌上这三个姐妹儿都把那句“帮我好好看着她”自动理解为“别让她到处拈花惹草”，苏言看着她们一个个笑得特喜庆那样儿，不禁觉得自己实在是遇人不淑。

本以为安安静静地以兄妹之名过了那么多年，也就能这么一直过下去的，直到彼此都结婚生子。所以苏言一直都没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从十二岁开始就挽着苏诚的胳膊，明明已经是一种习惯，可是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就挽成了暧昧。

“不对啊，哥没跟我说过他要和夏天姐结婚了啊。”已经快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的苏言突然反应过来，“靠，苏诚你大爷的，这么大的事儿我居然从别人那里知道。”几乎是从摇椅上跳了起来，拿出手机刚想发一条义愤填膺的信息给苏诚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还没等她付诸实践，电话铃响了，吓得她差点把手机摔出去——一个腻歪到不行的声音欢生地喊着：“小言唉，出来接客啦！”苏言一阵头皮发木，赶紧按下接听。

“大姐，你一定要每次一趁我不注意就设这么淫荡的铃声吓唬人吗？”

“靠，姐姐我是出了名的单纯善良无公害，苏言你少血口喷人。”





“得得，我错了，姐姐，找小的有什么吩咐？”

“嘻嘻……苏言，宅什么呢？陪姐姐出来逛街，伺候好姐姐晚上有赏。”

“姐姐，小的没记错的话，您今儿下午有课吧。”苏言靠在大门上，看着外面两排梧桐树投下的树荫，细碎的随着微风一闪一闪。

“小言，没有逃课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那您的人生实在是完整过头了。”

约好了时间、地点，合上电话的苏言忍不住笑着摇摇头。

糖糖是苏言刚上大二的时候在豆瓣上认识的，当时有个同城活动帖，叫“吃遍H市”，苏言立刻调出了电脑E盘里吃喝玩乐的文件夹，传照片写心得玩儿得不亦乐乎，没多久她就发现，一个叫糖糖的ID在她的每张照片下都写了回复，俩人有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喜欢路边摊，喜欢莫名其妙的小店，比如说一家礼品店里的老板娘无聊时候做来卖的布丁、奶茶店里的熏翅、小书吧里的烤花生，更是会为了想吃一顿拌粉干坐上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所谓臭味相投，两个人立刻相见恨晚，把线上活动“吃遍H市”发展成线下活动“手拉手吃遍H市”。

这小姑娘一直让苏言觉得很神奇，学广告的糖糖每天课多得像催命一样，再加上她是转院生，要重修大一的课程。就这样，她还是能一翘课就是一下午，而且神奇的是那些以苛刻著称的老教授和辅导员居然也不找她的麻烦，糖糖的成绩好，是悟性极强的那种好，或许就是因为这点，才让师长们睁只眼闭只眼吧。

“四哥，我走啦，我们家糖糖找我逛街。”苏言趴在吧台台上，笑眯眯地看着许浩。

“嗯，”许浩应了声，回身从酒架上拿了一小盒包装精致的酒心巧克力，“给，上次你说她喜欢吃的。”顿了顿，又加了句，“早点回学校，回去给我个信息。”

苏言有点感动，许浩虽然脸总是臭臭的，但是真心这东西，在细微的小

事儿上都能看得出来，许浩护着苏言，就连她身边的朋友都被他放在心上。

“谢谢四哥，嘿嘿……”

“谢个毛，滚蛋。”

苏丫头跟着糖大小姐逛了一下午，手里大包小包地拎了一堆。糖糖就是个衣架，而且对颜色有天生的敏感。一次去逛一家叫“鱼”的外贸店，这孩子几乎把人家店里里外外试了个遍，老板非但没生气，还跟糖糖讨论起了服饰的搭配问题，最后乐呵呵地把她俩送出门，还给了俩姑娘一人一张VIP卡。

今天糖大小姐更是下黑手，浑身散发着“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儿”的劲儿，看着好友还是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四个小时之后苏言终于严肃地表示自己走不动了需要休息。于是怀着一颗被赦免后感恩的心，苏言拉着糖糖去了优格——两个小姐每次逛街必去的酸奶店。

糖糖嫌弃地看着抱着一盒柚子味酸奶冰狂吃的苏言，说：“苏言，其实我觉得用大海形容胸怀还不是最好的比喻，大海该形容你的味蕾，简直是包容到了一个境界。”自从上次被苏言骗吃了一口柚子味的酸奶，她就一直不能理解酸奶的酸再加上柚子的酸是怎么最后消化成苏言脸上各种陶醉的表情。

“姐姐你不这么损能怎么着啊，我就是爱吃柚子味儿的酸奶冰，就是喜欢加勒比樱桃和酸梅汤，我还喜欢薄荷味儿的汽水，我招您惹您了。”被鄙视的人一脸不在乎地提着让对方不能忍受的东西，其实不只是糖糖不能忍受，是正常人都不能忍受。“我说，糖糖，”苏言看起来是一心一意地跟桌子上的酸奶作斗争，只是顺带地、轻描淡写地提了句，“最近跟小音，怎么样啊？”

早就看出了糖糖今天的不正常，相处的时间长了，看着彼此间的一颦一笑都能对互相的心思猜出个七八分。果然，伪装了一下午的人终于显出了疲惫，像是摘掉了一张精心装饰的面具，那张平时生动得像是多生出了几副面孔的小脸儿，此时此刻只剩下木头人一样的眼神，像是空的。





说起来，糖糖和小音，更像是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会。

网上曾经有一个个性签名蹿红过很长时间——我喜欢的男人，要不就是结婚了，要不就是有女朋友了，要不就是有男朋友了，你让我怎么办？

小音就是个被糖糖一见钟情的，却有了男朋友的，男人。

两个人相遇，不是在心水。

那天晚上糖大小姐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对，一定要吃香蕉班戟，怀揣着对甜蜜的向往赶到了甜品店，却发现只剩下了最后一个，而且很不巧，是在店员正在打包的盒子里。糖糖四下寻找着到底是谁抢了她的夜宵，店里这时候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店员，一个是她，另一个，就是小音。尽管糖糖曾经无数次地说她最讨厌头发比她长的男人（虽然那时候她的头发短得还不到肩膀），可是看着小音碎碎的柔顺中长发被一个黑色皮筋松松地绑在脑后，糖糖竟然丝毫没有嫌弃的感觉，不过作为一个正牌吃货她马上就注意力转移到了香蕉班戟上。

“哎，叔叔，”其实小音看起来没有那么老的……“你喜欢吃甜的东西吗？如果不喜欢，这个香蕉班戟太甜了，不太适合你啦。”看着小音的表情微微有些疑惑，糖糖像是得逞了一样，又说，“如果喜欢甜食，香蕉班戟也不算最甜的呀，不如你去买个黑森林好了。嘻嘻……这个，让给我吧。”

听到后面，小音总算知道眼前这个小丫头打的什么小算盘，可是让糖糖生闷气的是，眼前这个大叔一句话都没说，完全拿她当空气一样，付钱拿东西走人，干脆利落。

“哼，我记住你了，辫子男，娘娘腔，一个班戟也跟小姑娘抢，不是好东西，哼！”糖糖站在甜品店门口冲着小音离去的背影低声念叨着，发泄心中的不满，就在她转过身走了几步准备回去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给。”小音看着糖糖惊讶的表情，把手里的纸袋递到她手上，突然弯下腰靠近她的耳朵，糖糖甚至能感受到他温暖的呼吸。小音说：“我的听力可是很好的，小蘑菇头。”

事后苏言也很奇怪地问了小音：“小音哥哥，我不记得你有爱吃甜食的



习惯啊。”

“看着挺可爱的。”

苏言不知道小音这个“可爱”是解释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买了个香蕉班戟，还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把香蕉班戟送回去给了糖糖。只是苏言第一次带好姐妹来心水，在她跟小音和许浩介绍糖糖的时候，小音难得地弯了弯嘴角，算是打了个招呼，而苏言身边这位，几乎呆住的脸上明显地写着四个大字——竟然是你。苏言觉察到糖糖握着她的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度，似乎可以感受到，她的心，乱了。

一见钟情之后又相识，如果不是缘分，就是天大的讽刺。

“对了，”苏言不忍心看着糖糖丢了魂儿一样的表情，赶紧找机会岔开了话题，“苏诚要结婚了。”

“什么？！苏诚告诉你的？”果然这句话比招魂咒还管用，糖糖不仅一下子就回了魂，而且清醒无比，不，应该说是暴躁。

“没，四哥跟我说的。”

“什么？！这种事苏诚居然让你从别人那里知道？”

看着糖糖和自己当时一样的反应，苏言噗的一声笑了。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友情吧，对方的事情永远比自己的更重要。

“笑个西瓜啊，苏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笑出来。苏言啊苏言，你到底怎么想的？”

苏言看着糖糖皱着眉头，说了那句“你到底怎么想的”，立刻就笑不出来了。是啊，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许浩那句被苏言打断了没说出来的话，应该也是“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苏言好像在极力地组织着语言，试图把心里的想法表达得更清楚，“糖糖，我现在对苏诚的感情很复杂，我除了看不得他不开心之外，他恋爱，他结婚，我都没什么的。而且，”苏言说到这里停下，看着糖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的，我不会在一个男人身上，用两



次情。”

苏言自嘲似的笑了笑，摇头，耸肩，淡然得就像听见了一个诸如“一个馒头走着走着饿了就把自己吃掉了”的冷笑话。

“你太克制自己了。”几乎没见过苏言有什么过于明显的情绪变化，印象里的好友永远都是淡淡的，即使放纵的时候，眼神也是淡淡的。“阿言，”糖糖声音软软的，就像姐姐念叨着妹妹的名字，“不要太隐忍了，那样太累。”

“没关系，”苏言看着糖糖粲然一笑，“我是螃蟹，我有壳。”

苏言总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对她表示担心时，大肆地宣扬着自己的“蟹壳”理论，就好像巨蟹座的她永远是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有壳，所以固若金汤。

其实螃蟹的壳只是隐藏着里面一颗脆弱的心，只能让她躲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自己舔着伤口。

和糖糖分开回到宿舍，一路上回响在苏言耳边的都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和糖糖的对话。

“你问苏诚哥了吗？是不是四哥弄错了？”

“肯定是夏天姐对四哥说的，没有把握的话，四哥不会告诉我；而且……我哥当时肯定在旁边，他没否认，就是真的了吧。”

苏言拧开了洗手间的水龙头，听着哗啦啦的水声，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用凉水扑着脸，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你真的，要结婚了吗？”苏言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竟然看不清脸上到底是什么情绪。

钻进被子里，苏言拿着手机按下信息——哥，你真的要结婚了吗？

按下发送键后，苏言竟下意识地想要关机，她拿不准自己究竟想不想知道答案，或者说自己想知道什么答案。突然手机一阵震动，没有给她再胡思乱想的机会，苏言一看，“四哥”两个字赫然出现在来电显示上。

天啊，惨了惨了，忘记给四哥发信息了，赶紧跳下床跑到宿舍外接了电话。

